

陳誠堅強勇毅 (一)

王培堯

每發必中初露鋒芒

陳誠字辭修，號石叟。浙江青田縣高市人，民前十五年（一八九七年）生於半耕半讀的農家，薄有田產，勤儉傳家。在身為塾師的父親希文老人的督教之下，讀書習字，操作家事。民國元年畢業於高市小學後，繼續入省立第十一中學、十一師範讀書，民國六年畢業。七年再進杭州體育專門學校，畢業後暫居杭州。在杭州，他得到當選為國會議員的同鄉前輩杜志遠的賞識，攜帶他到北京，介紹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，分入砲科，先赴陸軍第九師砲兵團接受九個月的入伍訓練，民國八年才正式赴保定入校肄業。

民國九年七月，直皖戰爭，保定軍校停辦。他即南下廣東，加入中國國民黨，在粵軍第一師第三團服務。次年，保定軍校復校，他再北上繼續肄業，於民國十一年畢業，分發浙江第二師第六團第三連充見習官，駐紹興。

見習期滿，他得到保定軍校同學任職建國粵軍的鄧鳴漢的函邀，於十一年十二月赴廣東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。民國十二年，任建國

粵軍第一師第三團上尉連長，負責大元帥府的警衛。五月，扈從國父出征西江，在肇慶與馮葆初部作戰時，胸部中彈受傷，入院治療。先總統蔣公中正當時任粵軍參謀長，適去肇慶，即入院臨視，對他的忠勇奮發，特致撫慰嘉勉，此為他受知於蔣公之始。因此，民國十三年黃埔軍校成立，蔣公任校長，即調他去黃埔任官上尉，擔任教育副官的職務。次年，軍校成立砲兵連，即任他為連長，國軍有砲兵部隊遂從此開始。

民國十四年，陳炯明在廣東東江叛亂，謀襲佔廣州，大元帥府決定出師東征，是為第一次東征。蔣公率軍校教導一、二兩團及粵軍的一部擔任右翼，攻入淡水，深入敵後。惟左、中兩翼軍觀望不進。陳炯明部將林虎率部反攻，遂有棉湖之戰，軍校教導團首當其衝。

當時，砲兵運輸困難，沒有車馬可用，必須由人來抬。同時，砲兵陣地必須與步兵保持能適切支援的位置。他身為連長，躬親其事，無論步兵前進如何迅速，他總使砲兵能配合得上，而且每發必中，對於戰局的保持穩定和最後獲勝關係很大。

另外，擔任左翼和中路的楊希閔、劉震寰的滇軍、桂軍，却乘校軍在東部陸豐、海豐一帶尚未返師之際，在廣州謀叛。蔣公乃回師戡亂，會合廣州附近的粵軍、湘軍，收復廣州，並將滇、桂軍繳械。

廣州戰事初平，官兵服役已久，紛紛請假外出。一日，他在營中，偶爾仰望白雲山頂，隱約有軍旗飄動，他偵知係滇軍胡思舜旅從增城開來，增援楊希閔，因為尚不知廣州已為革命軍收復，所以抵達白雲山。他明白此事後，當機立斷，毫不猶豫的拖出大砲，向白雲山發射，第一砲就將胡軍的軍旗打倒。胡軍大為惶駭，馬上停止前進。革命軍聞聽砲聲，知道有緊急軍情，紛紛歸營，前往白雲山，將胡軍包圍繳械。

自黃埔軍校回師廣州，東江防務空虛，陳炯明糾集殘部，又據以為亂，並擬再攻廣州。於是蔣公再度統軍東征，遂有惠州攻堅之戰。

惠州三面環水，易守難攻。而逆軍在城上佈置機槍陣地，相當穩固，革命軍步兵仰攻困難，死傷頗重。他乃乘夜間黑暗的掩護，向前推進，架砲於離城僅五百米的茅舍之下。拂曉時，向城

上仰射，第一發試砲，第二發就摧毀逆軍機槍陣地。步兵乘勢一擁登城，攻克惠州。惠州既下，逆軍望風披靡，廣東乃得完全統一，陳炯明也從此一蹶不振了。他因功升任砲兵第二營少校營長。當時，砲兵因大砲數量不多，彈藥也有限，本不為人重視。他却能以切實、沉着、勇毅的作風，一再發揮砲兵的威力，這不但使大家改變了對砲兵的觀感，而且也是他成功的基點。

英勇挺立火線前面

民國十五年七月，革命軍誓師北伐，陳誠起先在總司令部當中校參謀，隨軍出發。後來調任第廿一師第三團團長，歸東路軍指揮。進入浙江的龍游、蘭溪一帶，將孫傳芳軍孟昭月部擊敗，攻克嚴州、處州。孟軍退據杭州後，增兵整補，力圖反攻。

他率領第六十三團繼續挺進，在桐廬西北的浪石埠過江，與敵軍三師之衆背水苦戰數日，他處於以寡敵衆的劣勢，却十分英勇的挺立在火線尖端，身先士卒。他所表現的大勇精神，鼓舞了全軍的士氣，堅定了全軍必勝的信心。根據當時的副團長周至柔的回憶：

「……這一役十分慘烈，一如往常，三番五次地，陳團長走到火線的最前面，鼓舞士氣。特別是砲火最熾烈的一次，他忽然改變了巡視的方式，在橫廣約三百公尺的第一線上，他從最左翼走向最右，並分別在每一戰士的崗位上逐次停留。當密集的槍彈從他身邊呼嘯穿過時，我不禁注視他當時的丰采：身

材不高，但均勻矯健，且極挺拔優美；微凸的下頰，堅定有力的嘴唇，兩隻明察一切的眼中，閃耀着奇異的光采。他那種英姿煥發，渾身是膽，生龍活虎，勇往直前的軍人氣概，使我終生難忘。」

力戰之餘，陳誠想出一條直搗中堅的妙計，於一個昏黑之夜，率部突襲敵軍司令部，敵軍自相驚擾，倉皇敗退。第廿一師全軍乘勢追擊，連克新登、杭州。浙江底定，他因功升兼第廿一師副師長。

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，革命軍繼續北伐，兵分三路，以何應欽爲第一路軍總指揮，蔣總司令自兼第二路總指揮，陳調元爲前敵總指揮，李宗仁爲第三路總指揮。他已升任第廿一師師長，受第一路指揮。於民國十六年五月下旬，率部渡江，攻克揚州，沿運河線直向徐州，旋改隸第二路指揮。由於武漢方面受共黨的操縱蠱惑，釀成黨內紛爭，有與師東向南京的跡象。革命軍的主力南下應變，以致徐州得而復失，他奉令駐防安徽蚌埠，因病返回南京。

孫傳芳收復徐州之後，糾集殘部六、七萬人，長驅南下，偷渡長江，於民國十六年八月廿六日進犯龍潭，攻佔龍潭車站、棲霞山、烏龍山等地，截斷滬寧鐵路。

何應欽、李宗仁兩總指揮急調兵赴援前線，阻敵擴張。第廿一師奉命協同第七軍進擊棲霞山。他以大敵當前，危及根本，乃力疾出戰，促使革命軍加強部署，由鎮江和南京分從東西兩方面同時總攻。第廿一師爲左縱隊，進擊黃龍山，他帶

病身先士卒，部隊也發揮先前的浙江桐廬苦戰的戰鬥精神，奮勇衝殺，力戰數小時，才將非常勇猛的敵軍擊敗，而攻佔青龍山的「八五九」高地和「黃龍山」的「八五四」高地。「黃龍山」高地全部攻佔後，敵軍遂開始崩潰。龍潭之役勝利結束後，第廿一師集中蘇州整訓，他因病體尚未痊癒，暫留蘇州留園小住，未能隨軍再度北上，不久，引疾辭職，赴上海小住。

機智敏銳縱橫疆場

北伐完成，全國統一，正是修明政治，從事建設的大好時機。但少數統兵大員，却狃於擁兵割據的積習，藉中央編整龐大而紛雜的軍隊建立國防軍的事故，一再的發生稱兵叛亂的情事。中央不得不出兵討逆平亂。當時陳誠已病癒，恢復軍職，任第十一師師長，在此期間，縱橫疆場，堅毅果決，機智敏銳，有非常人所能及者。

民國十八年三月，李宗仁的桂軍在武漢自成局面，逐去湖南省主席魯滌平，不聽中央命令，中央遂有西征之師。他奉命率部由蕪湖西進，從長江南岸包圍武漢。三月底，他前進到武寧、通山，根據情報，判斷敵情，乃以最快速度急攻粵漢鐵道的重要據點賀勝橋，一舉克捷，截斷了武漢與長沙的聯絡，有助於整個局勢的迅速解決。

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初，唐生智在鄭州作亂，自稱：「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」，通電全國，背叛中央。政府下令討伐。

陳誠奉命率部由鄂北、豫南北上，兼程經隨縣、棗陽抵達武勝關。隆冬嚴寒，風雪阻道，他

以軍情緊急，仍排除艱阻繼續前進，於十二月廿五日到達確山以東的劉店附近，攻擊敵軍。當他探知敵軍有三師廣西部隊，有不願作戰的傾向，及派人前去勸降。結果，一師反正投誠，另兩師遂為敵軍監視，敵勢頓衰。同時，第一師與另一支友軍，攻佔駐馬店。敵軍的部份有力部隊，也因戴笠的策動，向第一師投誠效順。唐生智因為大勢已去，只好下野出國，所部全部繳械，聽候中央收編。

民國十九年春，馮玉祥、閻錫山、汪精衛等相互勾結，集合陝西、山西、河北各地的西北軍（馮軍）、山西軍（晉軍）共十四萬之衆，企圖推翻中央政府。分兩路進軍，東邊由晉軍從河北沿津浦鐵道線進出山東，西邊由馮軍沿隴海路東進，企圖會師徐州，然後再分路南下渡江。中央下令討伐，分頭應戰。

陳誠率部經徐州沿隴海路西進，五月，進至馬牧集，擊潰敵軍一師之衆，並俘獲敵將萬選才之弟萬殿尊。接着連攻寧陵，敵軍有步兵九團、砲兵一團，實力雄厚，但其主將與陳誠有同窗之誼，早懷投明之心。陳誠特為致書破舊，陳說順逆大義，該軍遂反正來歸，頓使前線情勢為之改觀。可是，正當陳誠越過寧陵，會同友軍攻略蘭封時，東線的濟南却被晉軍傅作義部攻陷，並且繼續南下，以三師之衆，圍攻曲阜，情勢緊急。陳誠再奉令赴援津浦線，解曲阜之圍。

七月，他以迅捷的行動，經徐州繞道孟林直趨曲阜，與城內守軍裏應外合，將敵軍擊潰，圍城得解。八月，他升任十八軍上將軍兼十一師

師長為右翼軍指揮官。

晉軍退守大汶河南岸，背水為陣，作困獸之鬪。他率部猛攻，敵軍不支，渡河北逃。他不予敵軍喘息機會，不待轉輸補給，毅然以萬鈞之勢，緊追不捨，連克萊蕪山、界首山，並於八月十五日克復濟南，而使東線戰事告一段落。

此時，西線却呈膠着狀態，蘭封仍在敵手。平漢路方面，則自淮、陳、周家口、許昌以北，敵軍雲集，聲勢頗盛。蔣公有對敵總反攻的計劃，於是陳誠再奉令調赴西線，九月初抵達周家口，進入備戰位置。

九月，中央軍總反攻開始，採用大迂迴戰法，自隴海鐵路東南向西北，逐段切斷隴海鐵路。第一師胡宗南部迂迴最遠，由商丘附近，經柘城、鹿邑、淮陽、商水、鄆城、許昌至新鄭、密縣附近，截斷敵軍退回陝北之路，並且掩護楊虎城部進擊西安。他的十一師則奉令由周家口向中牟推進，截斷蘭封敵軍退路。進軍中途，忽得鄭州密報：「敵軍即將全線撤退」。當時，新鄭和中牟均尚在敵手，人皆以為不可輕信，尤不可冒險孤軍直入。他研判敵情，確信不疑，立即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，超越新鄭、中牟，直搗中堅的首先攻入鄭州。既而第一師也順利完成任務。十月，馮軍紛紛反正，中原大戰結束。蔣公嘉許陳誠的戰功說：「馬牧集開戰勝之端，曲阜挽垂危之局，鄭州結勝利之果。」從此，陳誠能够肩負重任的大將之才，已為蔣公所賞識了。後來，許多重任都交由他來負責；繁雜問題都交由他來處理，實奠基於此。

料敵籌策剿共主力

民國廿一年一月廿八日淞滬戰爭之後，國難日亟。蔣公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挽救危亡。當時最重要的問題，就是剿平禍延七省的中共竊據作亂，和對付日軍毫無止境的分化侵略。同時，若干國內複雜問題，如何退阻變亂，化解誤會，促進團結，都需要在不傷國家元氣，不損害國力的前提下，得到妥善的解決。此其間，陳誠受蔣公股肱腹心之寄，奔馳四方，有極卓越的貢獻。先是剿共安內問題。當民國十六、七年之交，朱毛共軍竄擾廣東、湖南失敗後，逃入江西井崗山，不時乘虛攻掠附近各縣。

民國十九年冬，中央以中原大戰已勝利結束，為免贛南共軍坐大，乃派步兵四個師進剿，採分進合擊戰略；並以湘軍張輝贊的第十八師為主力。共軍處於內線作戰，集中兵力，對國軍作各個擊破戰法。結果，十八師失利，張師長輝贊被俘殉國；其餘各師也遭敗績，是為第一次圍剿。民國廿年五月，中央再調重兵，作第二次圍剿。六月廿五日，陳誠奉命為剿共追擊軍第二路指揮官，率第十八軍自臨川出發。（民國十九年十二月，他由日本觀操回國任十八軍軍長兼第十四師師長，轄第十一師、十四師）適共軍方擬竄擾閩西，他乃以果敢行動，迅於七月十二日由廣昌以南的文會，迎頭痛擊共軍，再克黎川。嗣經廣昌、寧都、興國、富田、東固等地，轉戰千里，痛殲共軍。

正當陳誠領軍剿共順利之時，南京方面却有

石友三在浦口叛變之專；而粵、桂當局，也有進犯湘、贛之說。於是，他奉令星夜移師吉安待命，策應全局。另一方面，剿共友軍蔣秉藩、王金鈺部失利，第五師師長胡祖玉陣亡。於是廣昌、石城、瑞金、建寧、泰寧、黎川等十餘縣相繼淪陷。是為第二次圍剿。二十年秋，中央重調大軍，進行第三次圍剿。共軍知國軍交通困難，補給不易，乃以「堅壁清野，避實就虛」的戰法，不與中央軍主力接觸；旋因「九一八」東北事變，第三次圍剿遂告停頓。

當時，我第廿六路軍孫連仲部駐守寧都，其參謀長趙博生本為共產黨徒，竟然煽動所部兵員一萬六千餘人叛變投共，被編為共軍第五軍團；於是攻贛州，陷南雄，佔漳州，竊據範圍廣達贛南、閩西廿餘縣，幾有不可復制之勢。

民國廿一年三月，蔣公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六月十八日在牯嶺召開豫鄂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，確定第四次圍剿計劃。決定先進攻大別山區，肅清豫、鄂、皖三省的共軍。十一月，獲得勝利，共軍徐向前部西竄川北，鄂西洪湖的共軍賀龍部也敗竄鶴峯。

民國廿二年一月，蔣公乃增調勁旅入贛清剿。二月陳誠受任為贛、粵、閩邊區進剿軍中路軍總指揮，轄羅卓英、吳奇偉（副周至柔）、趙觀濤三個縱隊共十一個師。因為須深入共區追跡猛攻，為免長途補給的不便和僱用民夫的不易，所以儘量減輕行李，而把米、鹽等主食品分配給官兵自行攜帶，提出：「找匪打、與匪拼」、「吃一身、睡一身、用一身」的口號，與官兵共勉。

正積極準備間，而日軍進犯長城各口，平、津危急，中央不得不抽調剿共的得力部隊北上，於是命令陳誠的中路軍變更原撥於四月開始總攻的計劃，提前於二月底發動，以期第一步克復黎川、建寧，制止共軍在閩贛邊境的活動；第二步再收復寧都、瑞金，摧毀其老巢基地。自二月廿七日起，經過蛟湖、霍源、黃陂幾次戰役，未能得到重大勝利。中央因需全力應付北方局勢，第四次圍剿乃暫告中止。

由於四次圍剿的經驗教訓，國軍的教育、戰術均有研討改進的必要，於是中央於二十二年七月，在廬山海會寺成立「贛閩湘鄂北路剿匪軍官訓練團」。輪流抽調剿共部隊的中下級軍官，施以政治、戰術訓練，特別着重爬山、射擊、游擊等技能。並且挑選全國最優秀的軍專人才，前往施教，而以陳誠兼任訓練團團長，負責主持。（該項訓練每期兩個月，共辦三期，訓練三千二百餘人。後來於次年五月，改任副團長，擴大訓練全國軍官，蔣中正兼任團長，親自主持。）

民國二十二年十月，第五次圍剿開始，陳誠奉命任第三路軍總指揮，轄三個縱隊及五個守備師（每縱隊轄四至五師）。由北向南，進攻共巢正面。他明訂新的戰略為：「封鎖圍進，配合迫進，逐步穩進，乘虛突進」。並且築碉堡，連貫起來，成為堅強防線；修公路，便利交通運輸；建機場，加強偵察通訊，攻擊敵人。攻擊初期，即馬到成功的攻克黎川。十一月，李濟琛、陳銘樞、陳友仁等在福建勾結贛南的朱毛共軍，以蔣光鼐、蔡廷鍇的十九路軍為後盾，發出通電，主

張「聯合抗日」，並且在福州成立「人民政府」，組織「生產黨」，自稱「中華共和國」國號，公然叛國。此事，專先陳誠得到情報，曾分別致函陳銘樞、蔣光鼐、蔡廷鍇等，懇切的勸阻，期能消禍患於未萌。陳銘樞等執迷不悟，甚至扣留專差送信的飛機。事發，蔣公電召陳誠赴南昌籌商對策。他以為：

「十九路軍自上海『二二八』戰爭成名後，所部『官當而驕，兵窮而怨』，軍氣渙散，已無當年勁旅氣象。雖然號稱有五個軍，實際上每軍祇有六個團，總共只有卅團。即使能作戰，實力也有限，不足深慮；但第五次圍剿正順利開展中；究應繼續剿匪，或先平閩變，請委員長決定。」

蔣公決定迅先解決閩變，即令他出黎川，向泰寧進兵，切斷十九路軍與共軍的聯絡。當時，共軍的「東方軍」正向黎川進攻，妄想打開通道，他迅即以雷霆攻勢，將其擊潰，並且乘勝克復共軍重要據點「德勝關」，完成切斷共軍贛、閩聯絡的任務。

另一方面，中央第五軍等有力部隊，也於民國廿三年元月入閩，攻克延平；戴笠也策動在漳州、泉州一帶的毛維壽、沈光漢部反正。陳銘樞等見大勢已去，逃往海外，閩變乃迅告平定。

閩變救平後，中央集中兵力，加緊贛南剿共軍專。北路軍的首一目標，即共軍的門戶廣昌。共軍為了鞏固「蘇區」，也集中兵力廿七團之眾，防守廣昌。自二月十三日，陳誠奉委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兼第三路總指揮，乃以廿一團的兵力

與共軍悍將林彪大戰於南豐、廣昌之間的東華山、五都寨。當時，共軍首領朱德、毛澤東、秦邦憲、周恩來等組織「前敵委員會」親臨督戰，孤注一擲的死守廣昌。並且接受蘇俄的指導，也構築堡壘，搞「以堡壘對抗堡壘戰術」。可是，在國軍陸空配合的猛攻之下，死傷慘重；施行夜襲偵技，也不能挽回頹勢。國軍遂於四月廿八日攻克廣昌。自國軍改步步為營的採用築壘推進戰術，共軍習用的埋伏、襲擊等戰法，失去效用；乃改變戰術，以小部隊（約一個團）於短促時間，近距離內，乘國軍初到陣地，立脚未穩時，予以突擊。但陳誠對此早有防範，命令部隊每到一地立即構築野戰工事，與後續部隊保持比較近的距離，萬一發生情況，可於一、二小時內相互支援。因此，共軍的此一戰法並未得逞；而不得不放棄集中全力猛撲一點的攻勢，而改採守勢，在防禦工事上力求堅固，尤以「貫橋」和「驛前」兩地為其重要據點。

陳誠深明此情，集中三個縱隊的兵力，配合空軍支援，強打猛攻，共軍不支，工事全毀。遂於八月六日攻克「貫橋」，卅一日攻克「驛前」，十月六日攻克「石城」。至此，共巢藩籬盡撤，乃一面伴為抵抗，爭取時間；一面調集殘餘主力，準備西竄。十月廿六日，他的部屬第六師佔領寧都，十一月一日，東路軍第九師收復長汀，十日，第三師收復瑞金。至此，贛南共軍始被掃穴犁庭，向陝北流竄。

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，陳誠受任駐贛綏靖預備軍總指揮，負責綏靖留贛殘共。

他自民國廿年奉令率第十八軍入贛剿共，至二十三年年底已歷四載；並且指揮北路部隊，始終擔當正面攻擊任務，料敵籌策，克奏膚功，實為剿共得勝的主力；其間又有閩變之事，他也算無遺策，可謂不負委任了。於是，自民國廿四年，又有重要任務由他擔當。

肩負重任奔馳四方

民國廿四年春，蔣公以全國陸軍系統編制不一，戰力也有差異，耗費軍費亦多；乃在委員長武昌行營成立陸軍整理處，調陳誠兼任處長，負責整理，當即計劃按照國防需要和財政狀況，將全國陸軍逐年分期訓練為教導師，暫訂四年內完成六十個師。六月，再命令他整理全國的騎兵、砲兵和工兵。惟因各預定整編部隊尚有剿共、防共任務，一時尙難抽調，所以未能依計劃行事。

八月，四川峨嵋軍官訓練團成立，再調他為教育長兼辦公廳主任，訓練川、滇、黔三省的軍政、教育各界幹部。

原由鄂西被趕走的賀龍共軍，結合蕭克，又在湘西騷擾。十月，陳誠奉令任軍委會委員長宜昌行轅參謀長，督飭部隊進剿，將該股共軍擊潰遁走。由贛南竄逃的共軍，在川西和徐向前、賀龍等部會合，竄入陝北，因為地方貧瘠，饑乏不能自存，乃於民國廿五年又渡黃河侵入山西。閻錫山自付難以應付，親赴南京請中央援助，並且希望由閻本人和陳誠統率指揮。蔣公乃調中央勦旅關麟徵和湯恩伯、呂濟等部入晉，命陳誠前往協助閻錫山。

三月廿八日，閻錫山以軍委會副委員長身份特任陳誠為第一路總指揮，韓閻、湯、呂三縱隊，在晉南剿共。楊愛源為第二路總指揮，韓晉軍若干在晉北防堵。陳誠首先督飭所部將共軍擊退，到汾河以西，恢復同蒲鐵路交通。當即督率所部，仿照在贛南築壘封鎖的方法逐步推進，一月之間，分段築壘五百五十餘里，並請中央選派築壘熟手官兵一連，於四月十五日到太原，指導第二路軍築壘；廿七日，汾河全部封鎖線完成。他再呈請蔣公增調兩師入晉，加入防堵，囑由閻、湯兩部專任出擊，痛擊共軍，終於將共軍徹底擊敗，於五月五日渡黃河西逃。

當他赴晉之先，即曾向蔣公建議，令張學良部從陝西嚴密封鎖黃河渡口，斷共軍歸路；惜未實行，所以失去聚殲機會。中央為徹底肅清西北共軍，特派陳誠為晉、陝、綏、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，歸閻錫山節制。他於六月一日在太原就職，正擬有所作為，而兩廣又發生反抗中央的異動。六月四日蔣公電召他回南京，另有緊急任務。當時，兩廣當局受政客慫恿，以「抗日救國」為口號，組織「國民革命救國軍」公然稱兵反抗中央。

六月六日，陳誠抵達南京晉見蔣公，得知兩廣的計劃係由桂軍先出動取衡陽，壓迫省當局，控制湖南；然後粵軍乃出湘贛會師北上。所以確保衡陽，實關係大局。他當即向蔣公建議：「桂軍徒步行軍，道路雖近，仍不如我軍由火車輸送來得快。我如迅速出兵，即可佔先機，控制衡陽，湘省也可不致有變，內戰當可避免……」

蔣公稱善，即命他處理此事，統兵赴衡陽。八日他專機飛抵武昌，以行營參謀長名位指揮一切，令七十七師羅霖部、四十三師周祥初部、九十七師孔令恂部，及粵漢鐵路鐵甲砲第七隊漏夜集合開赴衡陽；另令廿二軍譚道源部開赴萍鄉、醴陵，第六師周碧部開赴株州，集結待命。他自己於九日即飛赴長沙，勸湘省主席何健不要猶豫觀望，應立即表明聽命中央態度。

當時，桂軍已推進到距離衡陽卅里的地方，聞知衡陽已有中央重兵，陳誠已到長沙，乃不敢再進。粵軍因桂軍未能取得衡陽，失去先機，也就按兵不動使中央和平化解的策略，得以順利遂行。

另一方面，廣東的將領余漢謀、李漢魂、鄧龍光等也不值陳濟棠所為，通電擁護中央；戴笠又策動粵軍的全部空軍、部份海軍，和陸軍巫劍雄、吳質文兩師反正。於是陳濟棠下野出國，粵局和平解決。中央令余漢謀為綏靖主任，入廣州；陳誠奉令往廣州協助余漢謀調整廣東軍務，並相機處理廣西問題。

可是，廣西仍負隅不屈，擬擁戴李濟琛組織「軍政府」，且有進兵廣東的企圖。

他到廣州後，曾會商余漢謀派鄧亞增、香翰屏攜手函飛往廣西勸說李宗仁，為今後抗日多留元氣；往返數次，但無效果。八月十一日，蔣公親蒞廣州，一面對西江、北江作軍事部署。令陳誠為第三路總司令，羅卓英為前敵總指揮，陳兵西江，迫廣西就範；一面仍以寬大處理的原則，綏撫廣西。未幾，李宗仁等函邀陳誠去廣西面商

，他報告蔣公後，毅然前往南寧，對李等曉以中央抗日決策，以及李宗仁、白崇禧等在抗戰行列中的任務。李等恍然大悟，表示信賴。接着，居正、朱培德於九月初攜蔣公親筆書函前往，再加曉諭，於是李等聽命中央，桂局也和平解決。陳誠就任中央軍校廣州分校主任，兼委員長廣州行營參謀長。十一月，調任武漢行營副主任兼參謀長，旋又調任軍政部常務次長。當時，國人受中共與政客的詆毀宣傳，懷疑中央無抗日的決心與準備。他每努力加闡釋，十一月一日，他在洛陽中央軍校分校對學生演講，即曾懇切的說明：「以持久忍耐對付速戰速決」的戰略，他說：「假使目前發動，一定處於被動的地位，如再遲一年，最低可以做到半主動地位，再遲兩年，可以做到完全主動地位。」

南方剛告平定，北方又發生問題。日軍懲厲並接濟偽蒙古軍李守信，及另一偽軍王英，分四路進攻綏遠。東路以王英為主，第三路進攻豐鎮、集寧、陶林；北路以李守信為主，直指綏遠省會歸化城。蔣公先已得到戴笠的情報，調湯恩伯的第十三軍北上，並令防守綏遠的第卅五軍發表談話，決予來犯的任何部隊迎頭痛擊。十一月十七日，蔣公親赴太原，督策抗敵事宜。十九日，偽軍分路來犯，並有飛機助戰，國軍十三軍與卅五軍分頭迎戰。事先經戴笠策動成熟的偽軍兩旅一團，突然起義反正，敵陣混亂；國軍乘勢追擊，於廿四日攻克百靈廟。次日，陳誠即奉命飛往綏遠，與傅作義計劃進一步發展，收復商都。十二月四日，他已與閻錫山、傅作義完成計

劃方案，攜往西安，請示蔣公，批准後即返綏遠部署。不料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。當事變的先日，陳誠離開臨潼蔣公行館時曾聽說張學良將有異動的企圖密報，力請蔣公偕同乘隴海鐵路特別快車迅速離去；蔣公未予接納，令他仍留西安。十二日拂曉，亂兵曾以排槍連射他住在西安招待所的房間，想加殺害，幸而他早已避出室外。十三日，張學良往訪，他力勸張惟有速送蔣公返京，才是解決問題的惟一方法。廿五日，蔣公脫險抵洛陽，廿七日，他也離西安東歸。

民國廿六年一月，他奉派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，赴潼關之西，會同友軍，監視陝甘局勢，迫叛軍接受中央命令。二月九日中央軍第卅六師進入西安，廿六日，東北軍開始自陝西移防豫皖，陝局解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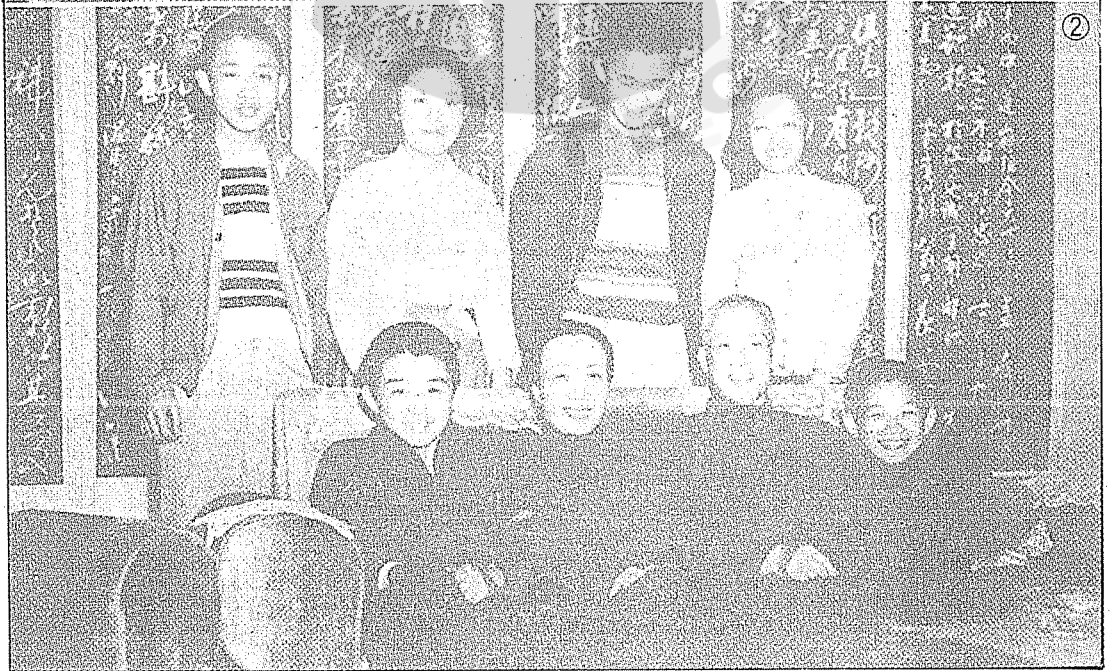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以後，他奔波各地，一方面督率部隊訓練，視察國防工事；一方面為安定軍民迫切抗日的情緒，多所疏說。四月，他輔弼蔣公創辦「廬山暑期訓練團」，任籌備主任；六月，他兼任「廬山訓練團」教育長，調訓全國黨政軍教七千餘人，因以統一意志，奠定抗戰禦侮的基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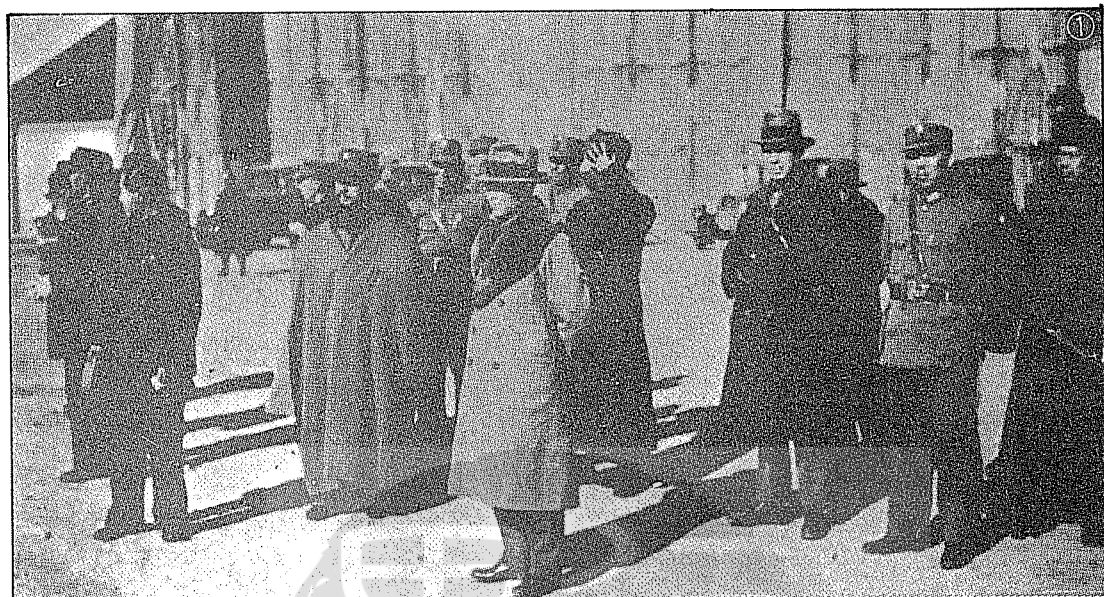
七月卅一日，他在「廬山訓練團」講演國防計劃，闡述只有建立經濟的、文化的、軍事的綜合國防，才能持久抗戰，他說：「一般人誤解國防建設是消費的，是與經濟建設相對立的；甚至這一廬山談話會中有些學者也作如此見解；實則沒有經濟建設就沒有國防建設；而國防建設可為經濟建設的惟一保障，兩者是相互為用，並無衝突。」（未完待續）

① 民國 21 年 元 旦 陳 誠 將 軍 與 譚 行 政 院 長 延 闈 女 公 子 譚 祥 女 士 結 婚 時 留 影



②





①

①民國25年11月陳誠在太原機場與閻錫山合影。

②陳誠(右二)民國14年10月二次東征，攻克惠州城升砲兵少校營長與同事合影。



②